

五十年前在黃埔

勞 建 白

辜負李小姐盛情

民國十五年舊曆六七月間，革命軍北伐已經克服了長沙，正在汀泗橋大戰告捷，圍攻武漢之際，湖南省政府軍事廳，受了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委托，在湖南代為辦理招收新生，報名的人數有三千之多，經過了體格檢查一場，筆試六場，口試一場，結果錄取了正取生六百人，備取生一百人，榜發後我亦被錄取在六百人之內，真是驚喜交集，興奮莫名！我們同去報名的三位同學之中要算我的年齡最稚，功課成績也比不上他們，而我竟得天獨厚榜上有名，真是僥倖，也為他們十分惋惜！當時由長沙去廣東自以走捷徑起旱為宜，但以湘南一帶地方並不十分寧靜，故如何才能安全的到達目的地則為頗費籌思的事！同學們商量的結果，決定由我和魯澤民同學發起，訂期邀集全體同學在長沙教育會幻燈場開會，大家來一同商討有關的問題，至期到會的人數很多，隨即由我主持開會，在進行提案討論的時候，發言的十分踴躍，因我對會場處理的經驗實在太差，

以致中途秩序大亂，幾至不能終場，幸好周孝泰同學自告奮勇躍上主席台代替了我，繼續進行討論，得有結論四點：第一請求軍事廳發給旅費十元，第二請沿途派兵護衛，第三自株州以上有一段水路可以利用請派遣小火輪護送，第四是全體分成三批結伴同行。當時的軍事廳長為張翼鵬先生，均蒙一一照准，惟旅費十元遲至數月後始由軍校轉發毫洋十元。這件事與我又發生了莫大的關係，因我在錄取後最大的困難即為旅費的籌措，當時我祖母和母親均係孀居，而我又係獨子，她們當然不願意我遠離膝下，但這件事是十分重要，關係了我一生的前途，實在也是難於明確的說出來不准我去，只有暗中傷心之餘採取了經濟封鎖的辦法來加以攔阻，使我沒有旅費知難而退。我在迫不得已的時候，只好親自去向親友長輩們告貸求援，殊不知他們有鑑於我家的實情，也不便對我有所幫助，所以就一無結果。只有我遠房叔叔勞啓祥先生，比較開明，他是很讚成我去廣東的，我們勞家自文毅公以還，已經式微了，他看我肯於自力奮發，認為頗有出息，故給我兩

塊大頭，他當時是作廣雅中學的校長，並非拿出錢，他之如此僅給兩塊錢，實在是有其最大苦衷的。但我得了他的鼓勵，也終算有了旅費，於是排除萬難很勉強的求得祖母和母親的首肯，才決定參加第三行列動身，不意在臨行的前刻，我的朋友李國鈞小姐前來送行時送了我兩塊大洋的程儀，頓使我的財富增加了一倍，大喜過望，真是足可壯我行色了！李小姐為湖南寧鄉人，就讀長沙含光女校，為富家獨生女兒，她曾勸我不要去廣東，就在湖南入贅她家，但我當時確有凌霄之志，豪氣干雲，怎能隨便改變主張呢！只有很抱歉意的婉謝了她的深情厚意了。

我是第三批隨眾出發的，詳細的日子已忘了，惟獨在綠口喝壺子酒過中秋則是記憶猶新的，軍事廳派來送我們的小火輪，在半途中伴言逆水上行馬力不夠，要我們離船上岸步行一段路，等船過了前面的一個小灘後再行回船，我們當然相信船上的話，連一點東西都懶得攜帶，一羣人上岸後嬉戲之娛有如結伴春遊！殊不知走了大約一個小時人也有些累了，還不見船來，就佇立江邊

等候，也終於未見船影，至此才恍然有悟船上的人是有計畫的託詞欺騙我們下船，丟棄了我們好趕着回家去過節的，等到我們發現是上了當，已經毫無辦法的來不及補救了，大家不禁爲之失望怨恨，亦爲之大笑不已。事已如此只得臨時又從新各自組合分別僱用木船續行趕路，所以在綠口喝壺子酒過中秋節是有其特別意義的。壺子酒是用米釀造，陳櫻紅色，非常鮮豔，初飲時不覺有酒味，芳香清甜，非常可口，但後勁頗大，醉後仍有餘香，並不頭痛，可惜以後再無機會嚐此美酒了。以後又步行了好多天，腳掌上都走起了水泡，至碎石後又有木船可乘，惟水淺灘多，有些地方必須用青的竹子皮作成的繩子把船身捆起來，以免河中的石頭把船身撞得裂開了，真是驚險萬狀，幾有千里江陵一日還之慨！船家在起行前及抵埠後，均要祭拜神祇以求庇佑。抵韶關後乘



本文作者勞建白將軍就讀黃埔軍校時攝。

火車去廣州則甚爲方便，於到達廣州市在華寧里寄宿一宵後，即赴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入伍生部報到。當時的入伍生部長爲方鼎英將軍，旋即入營受訓，開始了新的生活，我終於達到願望，投入革命的洪爐進入了黃埔軍校。

李揚敬挺身平亂

當我們入伍生受訓期滿，升爲正式軍官學生後，我是編在第二大隊第二中隊，駐在黃埔島的平崗，離校本部有一條很寬很平的水泥馬路，不過幾分鐘的行程，我與左紹權兄兩人的騎腳踏車，就是在這個地方學會的。（左紹權在臺灣現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已更名左曙萍），有一天上午我們在上第二室課築城學的時候，忽然從校本部方向傳來了鎗聲，最初一兩響尚不以爲意，因爲在廣東聽到鎗聲是極其平常的事，可是這一次的情形迥然有異，鎗聲連續不斷且越來越密，才驚覺了我們的中隊長何方平中校，他以爲是有土匪來進襲我們了，立即下達緊急集合命令，並且每人發給十發子彈，取出了教練時所用的步鎗，指揮全體學生就在教室附近的小高地佔領了陣地，以對付來犯之寇，不到兩三分鐘，即與對方發生了接觸，鎗戰頗烈，當然對方不是我們的敵手，情急之下就使用了重機關鎗，我們的何隊長一發現有了機關鎗聲之後，知道不是單純的土匪事件，一定有了更大的事故，光憑我們每人十發子彈的力量，是於事無補的，經他一加判斷之後，就立刻命令我們停止射擊，一面利用白色的旗，要對方也不要再打了。他這兩個決心

都是十分明智的，等我們雙方都停止了射擊，一經接談之下，方知道這是汪精衛的所謂護黨救國運動，唆使張××黃琪翔他們背叛了黨國，在廣州稱兵作亂的序幕，因爲黃埔學生是他們最害怕的，必須首先去除掉他們行動最不利的眼中釘，這是一個有預謀計劃的戰鬥行動，但還是被我們事先毫無準備，臨時每人僅有十發子彈倉促應戰中受了阻擋。但對這些跳樑小丑實在也勝之不武，可惜在這小接觸中有一位韓國籍的同學殉難了（已忘記姓名），表現得最勇敢的要算左曙萍兄了，他個子高大，第一個搶先領子彈佔領了有利地形開始射擊，十發子彈也完全打光了，殉難的韓國同學就在他的旁邊。我們事後研究韓國同學之死，恐怕是受了他太勇敢，發鎗太多的影響，因此就形成了對方的威脅，所以他們不得不使用重機關鎗，以圖壓制我們確實有效的火力了。這恐怕是我們第六期同學正式與共產黨有戰鬥行爲的第一遭，也可能是左曙萍兄生平的一次作戰經驗吧。他在校時，總是以文化人的姿態出現，曾經與陳寅南兄等創辦過蜚聲一時的定期刊物——無定河邊，畢業後又在南京明瓦廊與唐縱先生等辦過文化日報，他所做的工作也都是文職的，曙萍兄大氣磅礴，允文允武，頗有其先祖文勤公之遺風。

黃埔的此次事變，幸經教育長李揚敬的處理得宜，當鎗聲大作叛軍圍攻校本部時，他身著中將制服挺身而出，雙手高舉左右亂搖，并且大聲喊叫：你們不准再打，我就是李教育長，有什麼事可以來對我說，對方竟爲他的威儀及有力的辭句所攝服，而未釀成慘劇。除了我們平崗第二隊

有了抵抗也有了死亡的記錄外，其餘的地方如蝴蝶崗大坡等處都還算好。隨即照常上課，表面雖然平靜，可是每日都有些使人震驚的消息傳來，如各種工會的糾察隊都配備了武裝而取代了憲警的職權，以及隨便以公審的方式處決人犯，政府機關被竊奪等古怪不經之事，到處都是謠言，已充分顯示了山雨欲來之勢，使我們體會到革命的形勢有了逆流，政治大局起了危機，個人生命安全也發生了顧慮，內心激起了極度的不安，也就無心向學，於是造成了逃離廣東前往南京追隨校長蔣公的另一個革命高潮。

左曙洋羊城歷險

這時黃埔軍校特別黨部的委員們，真算是有見識，也有忠心能够把握了最緊要的時期，為黨國作了一件最實際而有價值的工作，他們毫不存私的把特別黨部的經費拿出來，偷偷的發給願意去南京的同學作旅費，幫助他們成行。我記得那時的委員有喬家才及劉鳳龍兄兩位（劉兄改名劉誠之聽說他現在香港和我一樣的作傳道工作，喬則在任國大代表），他們每天上午都在廣州中山公園裏，冒着最大的危險來發放旅費，不用甚麼手續，只要看看你的符號，自己寫上一張收據就行。當時也曾參加了發放旅費工作的左曙萍兄，他就曾在華寧里的旅館中被追捕，憲兵與旅館老闆兩人對他共演了一幕捉放的趣劇，他自己最後連一文錢都不剩，還是靠着廣泰來輪船公司對他的特別優待免了票，才得脫險逃過了天字碼頭的一場浩劫。

當我領到了一張廣泰來公司的船票及五塊毫

洋之後，即與邱偉丁一安等三數人同行，逃亡的事是有許多可怕的顧慮，在廣州怕被憲兵捉去，所以必須化裝，最難掩飾的即是光頭，雖在熱天仍然頭上要帶一頂帽子，華寧里的估衣舖，因看我們爭購舊衣，也就乘機發了一筆小小的財，真是有幸有不幸。上了船以後又怕香港政府的留難，還是提心吊膽，一直要等船過了香港，才能算是安全。我於白鵝潭上船等到船已開行查過票後，正預備休息以輕鬆多日來的緊張，不意發現了我的船票及餘款均已被竊，更為重要的則是黃埔學生的符號則同時丟了，那是十分嚴重的問題，因為到南京後，還得憑這張符號證明身份，才能繼續入學，在此緊要關頭，真是所謂情急智生了，等到輪船到了汕頭的時候，我立即上岸去找教育長李揚敬設法。因為黃埔遭到張、黃之亂，李教育長雖然保全了學校，但無法保全他的職位，加之那時廣州已被共產黨劫持亂成了一片，有名的羊城事變，在天字碼頭殺人最多的慘劇，已經迫在眉睫，所以他在廣州也再無法立足，已經先期來到汕頭，組成了臨時廣東省政府，當我見了他將經過情形向他報告，要求他為我證明時，他最初是留我在汕頭和他一同工作，勸我不必去南京，我則強調要完成學業來婉謝他的盛意，這其間是顯然違背了他的美意，更有拒人千里之嫌，在他詞色之間是可以體會得出來不甚高興的，但他還是不動聲色為我親筆寫就證明書，並且很慷慨的又給了三元毫洋作旅費，我告辭的時候，雖然心頭也滿有歉意，但人生處在這種義利關頭，是絕對不能徘徊不能瞻顧不能猶豫的，所以我也

只有硬着心腸向他作了一個最敬禮之後，旋即返身離開他的辦公室。等我回到船上，才知道同學們已經為我辦好了不要補票的交涉，我於是買了許多的水果罐頭食物大請其客，反正慷他人之慨樂得做人情，他們幫了我的忙，也應該投桃報李，更何況大家都在患難之中，獨樂何如與衆樂，所以一路行來歡樂倍增！過香港時也未發生任何事故，平安抵達上海，即有黃埔同學會派來的專人在碼頭迎候，把我們安置在南洋大旅社寄宿一夜，第二天掛專車送我們去了杭州。最初住在八旗會館，以後又遷至埔場巷五十三號，兩處都是老式的陳舊庭院大宅，裏面空空洞洞一無所有，房間雖多但並不適合我們的用處，幸有第一期老大哥柱永清統率的五十八團駐在埔東高橋，他送我們一批舊的軍毯，才算打地鋪不再用舊的廢報紙當墊單用了。以後由浙江省政府軍事廳成立了軍事訓練班，才算解決了一切的問題，又遷居旗下陸軍兵營由賀衷寒主任負責主持，鄧文儀先生則為政治部主任，我當時是編在第二中隊，石覺先生為少校區隊長（現任銓敘部長），同隊的同學在台的有朱致一楊中藩左曙萍宋紹椒等十數人而已。

不欠之後，校長蔣公回南京復職，繼續統率大軍北伐，命令在我們中間挑選一批人去充當戰時宣傳員，我亦在內，被派至第十七軍曹萬順部，配合他們在山東臨沂一帶前線，參與了第三期北伐的實際工作，於濟南慘案發生後，各級政治部縮小工作範圍，我們奉令返回南京進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後三大隊，直到畢業。